



本土文本

让我听到你的声音

□天凌

春天,在一家知名的老字号茶楼喝早茶,最好的座位是打桩后建筑在流水中的茅草亭,早上7点钟,安设在花窗边的几张桌子都已客满。我和朋友夫妻占据了小圆桌的一半,正在埋头点餐,忽见有人推着轮椅走近,带头的中年男士与我们商议:他带着80多岁的老母亲和妻儿,找遍大厅都已没有靠窗座位,可否与我们拼桌。他解释说,母亲腿脚不便,难得出来,想让她在这亭子里看一看护城河上的画舫和柳色青桃花红的风景。

他说得很慢,很恳切,轮椅上的老太太也微笑着向我们点头,我和朋友赶紧将放在旁边椅子上的包袋拿过来,放在脚下,又帮着移开一张座椅,把老人家的轮椅推到桌旁。

陌生人各点各的茶水、点心,坐在一张桌上,双方也不可避免地攀谈起来。

我们很快得知,对面这家人是大儿子大儿媳带着孙子,与老母亲出来喝早茶、赏琼花。30多年前,这家的老父亲因病过世,做财务的老母亲靠着每天晚上加班加点替中小型私企做账,养大了两个儿子,供他们上大学,各自娶妻生子。时光飞逝,母亲老了,佝偻着背,膝关节也出了问题,但老太太一直坚持自

己洗内衣,洗饭碗,甚至会手持一面小镜子,用一把普通的厨房剪刀替自己剪头发。

我注意到,这一家人,不论是儿子还是儿媳,介绍与老母亲相关的情况时,都偏过头,使自己正对老太太的方向,放慢了讲话的节奏,字斟句酌,咬字咬得特别清楚,还把自己的口型夸张地、完整地呈现给老妈妈看。因为我家老母亲的听力也在下降,我忽有猜想:“你家妈妈是不是耳朵不太灵便呀?”

做儿子的平静解释:5年前,老母亲的听力就开始逐渐下降了,左耳的下降程度超过右耳。为了顺利交流,他跟媳妇也曾催她戴助听器,可惜她都戴不习惯。助听器会毫无区别地放大环境中所有的噪声。风吹树叶的声音,猫叫的声音,邻居上楼的声音,油烟机的嗡嗡声,洗衣机的轰隆声,让人头痛脑胀。“几年前,我常对老妈不耐烦。上班前交代她什么事,我妈一时听错了意思,按我老家的话叫作‘蒲鞋穿在袜儿里’,我就有点儿急赤白脸,便会对她大声嚷嚷。”说到这里,中年男子惭愧地以手抹脸,用公筷给老母亲夹了两筷子大煮干丝,又把荠菜蒸饺夹到她面前的小碟子里,一字一顿地交代:“蒸饺要多嚼几下,里面加了松子仁和切成末的香菇,很香。”



中年男子继续陈述他和老母亲的相处:我对老太太不耐烦,我儿子也上行下效,一次,我儿子急着出门与大学同学聚会,要去玩“狼人杀”,老太太多问了一句:“啥叫‘狼人杀’呀?”孙子便大声嚷嚷:“说了你也不懂,你也听不见,奶奶,你问这么多干吗?”

老人破防了。当晚,她严肃地要求一家人吃完饭留下,她不便教育媳妇和孙子,把教育的火力全部对准了自家儿子。“我妈谈话的核心思想是,人都有老的一天,儿子,你不该把外头受到的委屈和压力宣泄到我这里来。我也没有那么聋,只要你在一米之内,缓缓地讲,咬字清楚些,让我看到你的口型,我是完全听得明白的。我妈最后说,‘等你也活到85岁,就会知道,我现在的孤独和无奈……’”

讲到这里,中年男子的脸上,忽然出现了直入肺腑的愧悔之色,他说:“我妈说得对呀。怎能认为年纪大了就没有自尊心呢,年纪大了,视力听力都下降,本来就孤独,如果我们再不耐烦,不跟她交流,那她的痛苦不是翻倍了吗?”

我默默点头,原来,这就是只要老太太在场,这一家人在讲话时都变得字正腔圆的原因。有时,我和朋友语速快

在上海遇见“巴黎圣母院”

□关立蓉

2019年的秋天重新接轨。

我从南京东路地铁站出来,经过天津路和福州路的哥特复兴风格的洋楼,第一次走进了外滩十八号。在展厅门口,所有参观者都可以领取一个平板电脑,扫描厅内的21个感应器,感受一座旷世杰作,从12世纪初,于平地之上拔地而起,历经八百多年的风雨淬炼。它的每一处门廊、每一扇彩色雕花的窗户、每一处宏伟的大理石穹顶、每一片铅板屋顶,都是无数无名的工匠,在建筑总管的指导下,精心雕琢而成。就像修筑城墙的中国工匠,会在城墙上留下自己的名字,这些中世纪的匠人通常也会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一个特殊的记号,作为计算工钱的依据。

建造巴黎圣母院是一个庞大的工程,除了主体建筑之外,还有主宫医院、主教的住所,以及高高低低的议事司铎的住宅,这都是巴黎圣母院建筑群的一部分,它们共同簇拥着这座天主教的圣殿。因此,巴黎圣母院是一座永远鲜活

的历史展览馆,无数重大历史事件与之牵连。王侯贵胄的加冕册封仪式、唱诗班的节日庆典,让巴黎圣母院兼具神圣与亲切之感。人类都是崇尚宏伟的,站在巨物的面前,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检视内心,感受到某种超自然的神圣力量,在叩问、击打自己的灵魂。也许,这就是建筑的力量;也许,这也是在大革命期间,巴黎圣母院受到了严重毁坏的原因。国王群像被革命党人推下门廊,变成厕所的垫脚石,彩色的天使雕塑被剥夺色彩,苍白无力的面容在阳光之下迅速凋零。这是2019年的大火之前,巴黎圣母院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震荡。在天才建筑师欧仁·维奥莱-勒迪克的支持下,巴黎圣母院开始了大规模的翻新与修复工程。那些饰有动物像的檐槽喷口、怪兽像以及其他雕塑,让巴黎圣母院重现风姿。经典的哥特式尖顶,也正是出自他的手笔。

平板电脑中记录着2019年的那场大火,火光甚至冲到了主殿。我看到了,烈焰之中,青铜雕像、大理石的拱顶

坍塌、碎裂、掉落……在全世界焦急的目光注视之下,消防员沿着墙体外围狭窄的屋檐冲锋,全力保护大殿廊柱不被彻底破坏。所幸,幸存的艺术珍品被转移到卢浮宫,包括荆棘冠冕和圣路易斯的外衣等。

巴黎圣母院的重建是一项超乎想象的浩瀚工程,为了保留橡木结构,法国人到处寻找百年以上的橡木,这些百年橡木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风霜,在树干内,极有可能包裹着当年在林间混战时射出的子弹,在砍伐时,需要极为谨慎,以防树体内残留的子弹破坏木材的材质……

去年年底,巴黎圣母院脱离了脚手架的扶持,剥离了面纱之后的它,再一次向世界展示它的巍巍风姿,复原的壁画、修筑的青铜雕像,执着地走向了浴火重生。时光雕刻着的文明记忆,至美的光辉永恒不朽。

雨果说,岁月的蹉跎赠予这座教堂的,远比夺取的要多。

遥祝它未来一切平安。

百年传奇咖啡谷

□陈汉忠

农场成立四十周年时设立的,据说是以归侨温带为原型创作的,想当年,温带卖卖了在马来西亚的胡椒园,带着全家老小和开荒工具来到兴隆。在他的带领下,归侨们用汗水浇灌着咖啡树苗,看着它们一天天抽枝发芽,仿佛看到了海外的希望在祖国生根。

这些咖啡树承载的不仅是植物的生命,更是归侨们对故土的眷恋。终于,在1953年,兴隆华侨农场太阳河咖啡厂诞生了。这是新中国第一家咖啡厂。

兴隆咖啡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。初创时期,台风、疟疾、物资匮乏轮番考验着这群开拓者。1952年的大台风摧毁了茅草屋和农作物,疟疾夺走了数十人的生命,但归侨们没有屈服。温带和工友们用树枝搭建窝棚,在瘴气弥漫的丛林里继续咖啡的事业。咖啡谷人忘不了他,就像难舍这片翠绿的咖啡园。后来,老人走了,但他的灵魂还留在咖啡谷。这不,他静静地屹立在咖啡谷,守望着这片他倾注毕生心血的土地。

如今,他的四周已长满粗壮的咖啡树,每到收获季节,沉甸甸的果实如同他未竟的梦想,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1960年2月7日,周恩来总理来到兴隆视察。在咖啡厂,他一连喝了三杯刚炒制的兴隆咖啡,放下杯子时感慨:“兴隆咖啡是世界一流的,我喝过很多外国咖啡,还是我们自己种的咖啡好喝!”

周总理的赞语给了他们极大鼓舞!那些年,咖啡谷人发奋图强,不断扩大规模,厂里的铁锅从一口增加到四口,归侨们双手被咖啡豆染成深褐色,却始终紧握着传承的火种。他们将传统的炭烧工艺与现代技术结合,让兴隆咖啡的香气飘得更远。

这些南洋归来的开拓者,不仅带来了咖啡的种植技艺,更将东南亚的咖啡文化融入琼岛生活。在海口的骑楼老街,在兴隆的归侨村落,咖啡与炼乳的香气飘散在市井街巷,“老爸茶馆”里无限续杯的惬意,让咖啡成为海南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正如老归侨曾马群所

说:“这一杯咖啡里,藏着我们对祖国的深情。”

我们前往咖啡谷时,还未到收获时节,但咖啡树上已是果实累累。导游随意采摘一串还略带青涩的咖啡果,让我们闻香。我用力掰开,流出新鲜的浆液,一股沁人肺腑的清香扑鼻而来。

在一家“咖啡缘”门店,好客的姑娘当场为我们现磨了一壶有机咖啡品鉴。平时喝惯了配制咖啡的我,轻呷一口冒着热气的纯正咖啡,感觉似乎有点苦涩。见我皱起了眉头,姑娘笑着说,慢慢品味就不苦了,能品出纯正的香味。果然,一会儿苦涩变淡,满口留香。

暮色渐浓时,咖啡谷的灯光亮起,宛如繁星点缀在山谷间。百年前,咖啡种子随归侨的乡愁漂洋过海;如今,咖啡香带着自贸港的梦想飞向世界。兴隆咖啡谷的故事,是一部关于坚守与创新的史诗,更是一杯永远沸腾着家国情怀的热饮,在时光的长河中,散发着永恒的芬芳。



同题诗会:

谷雨

□毕俊厚

那是一节朽木,却还生出绿芽

那是一段枯枝,却还开出溢香的蜡梅

在日子的细微处,时间是翻滚的浪涛

而我已至迟暮,肉身却尚未枯萎。我有一场谷雨

开去年的花,结束年的果

我有光滑新鲜而沾着露珠的苔藓

打捞沉淀在时间之上的碎屑

我相信微风吹开万物的内理

我也相信腐朽的事物保持着最初的质朴和朴素

之心

而谷雨尚未到来,蘸雪的泥土早已收到它们潮湿的消息

□倪宝元

从一场雨到另一场雨

我必须跨越一些忧伤的词语。

像青春一样的花祭,是四月

的主题

青色大地仿佛一张巨大的宣纸,将万物

折叠成你想要的模样。

春风缓慢,所有冬天留下的

伤口

在此刻都得到了愈合。

这场与众不同的雨,就要到来

我与麦苗一起踮起脚尖,迎接

接布谷

拔节的号角

□勾婧

雨生百谷,也生万物

这一刻大地起身,将润泽之心

想进泥土

采茶女俯身时

大地的背脊也为之起伏

瓷杯里,浮沉着整个江南

嫩绿在舌尖震颤,探索暮春

的奥秘

蒲公英撑开纸伞的刹那

麦苗在做伸展运动

农人俯身

发芽,是另一种形态的飞翔

布谷鸟唱着褪色的歌谣

将滴滴甘霖,啄成细密的针脚

而我鬓角的白发

比所有雨丝都更早学会

将自己绷紧成琴弦

等候那个,迟迟未至的

拨弦人

□冯玥瑛

一场雨拔高了季节

我用一声布谷的叫声

剪下草叶、露珠和波涛

春天潜入枝头上的绿。

农田里,父亲播种着

稻谷、玉米、棉花、花生

播种着他一年的辛勤

谁家迎娶的喇叭在土路上响起

让正在劳作的父亲直起腰身。

槐花雪白,桐花浅紫

蝴蝶停靠在风里

蛙声鼓动,四月正吐出一

口的仙气,名曰:风调雨顺

□杨晓婷

我知道布谷鸟已经在叫

我应该从蜷缩的冬眠中醒来

应该理一理皱褶的自己

像整理一封长长的信

从一个人的洞穴中

寄往大地

它下过霜,下过雪。现在我尚未枯萎,还有一场谷雨。

□王蝶飞

春天的紫琅湖上

一只水鸭

孤零零的,仿佛游动的音符

弹奏出这个下午

方圆几里的宁静

谷雨未到,想到雨声

我已心潮眼湿。

一个尚未枯萎的文字

总是期待诞生

于一首诗中

□杨智源

云雾深处

祖先借布谷鸟的嘴

唤醒大地的农事

丝丝细雨中

插秧机写下了绿色的诗行

无人机在春风里施肥,裁剪

新柳

被机器人解放出来的婶娘们

在溪水旁弯腰,采摘艾叶

她们要制造甜蜜的乡愁

映山红在村小广场

一嘟噜一嘟噜地绽放

它和琅琅书声,皆是春天的

颂词

□晨叶

此时,雨水在稻田里

与秧苗作交接

夏日到来之前耕种的细节

也要做一本流水账

插秧季节

阳光在田里弯着腰

一部分开始分蘖

如何生长,雨做了示范

从此,谷粒设计自己

饱满的形象

田坎是直的

像时间走过的路。

我们也在田坎上与一场雨

相遇。彼此面熟

原来都是写诗的人

□罗秋红

站在郊外的花海中间

才知道我尚未枯萎

一只蝴蝶飞到我肩上

我才知道它在向我兜售

一场谷雨濯洗的

暧昧蓝调

一只蜜蜂来到耳边唱“嗡嗡

嗡”

我才知道记忆堤岸里的

金色油菜花,长势倔强。

此刻,矮树上的布谷鸟,

心胸坦荡。为我衔来

“雨生百谷”的籽粒,还让

这籽粒,簇拥绿色的琴键。

踩在琴键上,鸣叫一声

一下就让我的心弦,

蹦跶出,铮铮作响的

拔节音符。

□刘为红

谷雨在餐桌上纷飞

他们说麦子喝饱了

把针尖又磨硬了一寸

水芹割了又割

谷雨是一滴心头血

从祖母手中渗出来

蒹蒿含苞,黄花只填写半阙

他们说地米菜已老

谷雨唤不回二八年华

当沉默敲响碗碟

每一粒米饭

像谷雨,热辣滚烫

